

大夏书系·通识教育

张文质说 ①

张文质 著

教师的“微革命”



著名
海
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书系·通识教育

张文质说①

张文质 著

教师的“微革命”



教育部
推荐
书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文质说 1, 教师的“微革命” / 张文质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5

ISBN 978 - 7 - 5675 - 5306 - 4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教育—文集 IV. ①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1428号

大夏书系·通识教育

张文质说 1: 教师的“微革命”

著 者 张文质
策划编辑 朱永通
审读编辑 张思扬
封面设计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开
插 页 1
印 张 12.5
字 数 166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二次
印 数 6101—9100
书 号 ISBN 978-7-5675-5306-4/G·9549
定 价 35.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目 录

说教育	003	教师的“微革命”
	022	教师的本分和境界
	042	教师应具备怎样的素养
	066	教师的影响力从哪里来
	073	教师要成为一名讲述者
	084	教育要回到生命的现场
	097	愿教育因为我们而更有希望
	105	本分就是对自己责任的认同

说读书	109	如何阅读一本书
	128	在阅读中做梦
说课堂	147	在课堂教学的旅途
	158	好老师的专业素养与教育品格
	169	语文教育如何回到起点
	176	教师卓越的智慧：舞台感与戏剧结构
	181	让学习发生
	189	从凌乱到灵动

说教育

教师的“微革命”

时间：2013年8月13日

地点：上海杨思中学

与会人员：生命化教育优培计划团队、北京教师心灵叙事团队、长三角教师读书共同体等

录音整理：阿 毛

刚才我把前不久做的一个PPT——《闪电六点》放在屏幕上，我发现讲座的时候经常有一个空场，所以做了这么一个《闪电六点》，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快速地浏览一下，让这些句子在你的眼前闪一下，当然，如果可能产生闪电的效果，那更好。这些话题都是我平时在想、平时在思考，或者平时在脑袋里闪过去的一念之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些话题，如果你要把它们展开来谈，也是很值得谈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不妨这样思考教育：

1. 无论在什么样的教育处境中，如果教师仍然在读书，那么教育必然有希望。

2. 如果你今天带的包中就有一本你正在读的书，你不妨拿出来和你身

边的伙伴分享一下。

3. 你还可以告诉身边的伙伴，自己今年读了多少本书，如果一本都没读，也不妨说一说。

4. 考试能力固然很重要，但不等于应试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所有的儿童都是学得少，才能学得好；学得好，才乐意学。

负担过重一定导致肤浅！

负担过重一定导致厌学！

负担过重一定导致学业枯竭症！

5. 要相信教育是科学，是生命学、智慧学。今天教育的麻烦就在于只相信分数是硬道理，不知道分数也是双刃剑。放着人类共识的大道不走，偏要摸着石头过河。

6. 一个学校、一个地区高考考得好，固然可喜，但更要看你的学校、你的地区这三十年都出了哪些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影响的人才。

今天上午，大家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教师如果读书，我们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上午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福州的陈蕾老师就跟我感慨：啊！上海居然还有这样的老师！她说的就是丁慈矿老师、刘发建老师……我第一次知道刘发建，源于钱理群老师的正式推荐，钱老师说：有一个绍兴的小学老师，非常厉害，我现在要跟他一起编书。后来我跟刘发建在杭州有过一面之缘。丁慈矿，我更多的是因为看他的文章而“熟识”他，他名字的构成也很有意思，“矿”是有强度的，而“慈”是柔软的、温润的，作为一个对文字、对语言、对文学有感觉的人，看到这么一个词，就会产生联想。我们可以说，这个矿是一个“慈”矿，慈祥的矿，仁慈的矿，恩慈的矿，慈悲的矿，“慈矿”这个人就是一个宝藏。今天他也很惊喜地让我们看到了他呈现出来的矿藏的颜色，这个色泽是健康而又美丽的。

我为什么会写这几条教师的“微革命”？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希望之词，其实这个希望之词是来自绝望的，所谓“来自绝望”是对这个体制的绝望，对在这个体制所领导下、所掌控下的社会变革的绝望，对学校教育的未来的绝望，这些绝望使得我回溯教育改良可能的源头时，只能回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人的天性是教育变革、改善、进步最大的支持力、动力、源泉。人的天性，就像地球，就算受到巨大的破坏，150年后，它还是有某种修复的可能。所以，即使我们对很多体制、文化，或者社会变革都产生绝望，但是不必对人性绝望。因为人得以活下来的、最重要的、人成其为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自我修复、自我改善和自我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任何一个体制，即使是最为严密、最为残酷、最为彻底的体制，都无法摧毁的最大的、最柔韧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我们还是能从那些少数的个人身上，看到读书的力量。也就是说，回到阅读，回到经典，回到人类思想浩荡的源流之中，我们可以从那里汲取一些改善我们、滋养我们、提醒我们，有时候也是会颠覆我们的正道的力量。这是其二。

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精神的丰富，或者一个人所获得的幸福，都跟人类的文化息息相关。如果没有文化，人类跟禽兽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可能这个人是更可怕的、更有力量的、更有才能的禽兽。

做一个教师，你如果不读书，几乎是无以为教的。前一阵子，我在微博和微信上，发过几次感慨：我到很多城市很多学校去讲课，在我经过的机场、酒店、车站、电梯，举目看过去，很少能看到一张读书人的面孔。今天，刘发建、丁慈矿坐在这里，即使他们不说话，他们都长着读者、思考者的脸。当然，丁慈矿又有上海人的清秀，刘发建呢，他比较复杂，他如果扮演坏人的话，是很有智慧的坏人，扮演好人的话，则是很有力量的好人。但是，你看他们的样子，他们看人的眼神，他们的音色，他们的语调，都有教养在里面。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从口中发出的声音，不

单是父母给我们的声音，有很多是我们后天自我教育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发现他们没有被教育过，或者说只有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教育，然后是漫长的黑暗期，在这个漫长的黑暗期，他们靠欲望支配着。他们的声音、气味、走路的身姿，以及他们看人的眼神，都令人难受。或者说，我们很直观地就可以得出，这是一个很让人绝望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中，读书人已经成为稀有动物，读书人都是弱者，因为只有他们觉得在思想那里能够找到安慰与归属。那些“有力量”的人有比我们更大的嗓门、更强烈的欲望，在这个社会中，他们站的位置比我们要靠前很多很多。

我们组织这样一个活动，“勇气更新”，其实自我勇气更新就包含着“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比如说，看看王丽琴那么曼妙的身姿，她不是一个模特，她曼妙的身姿跟她的智慧、阅读的经历，以及对公益的热情是结合在一起的。昨天，吴国珍老师说，她经常走到她家门口的公园里面，因为她找不到一个可以为她的某一个难题提出某一个建议或答案的人，她就会在公园里说，她要做一件事情，然后看看周边的事物，比如，树能不能偶尔摇动一下，会不会有一阵风强烈而又美好地流淌过去。她发现，有时候就得不到这种回应，于是，她就得到了某种暗示：这件事情也许可以缓一缓。有一天，她想要做的一件美妙的事情，她也在公园里说出来了，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原本非常安静的公园，天空上“刷”地一下，一群鸟飞过去。她第一次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家门口也有一个公园，但是我享受不到她的那种待遇，因为那个公园被很多唱红歌的人占领了。我前几天看到纽约有一群人因唱红歌被拘留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没有办法体验。

5月25日，我参加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的复活节，夏雨诗社成立了十多年，后面就停了。在十多任的社长里面，有六个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还有很多诗社的骨干被学校开除了，这可能是诗歌

史上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今天，它又以很奇怪的方式复活了。那天，我们诗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给一个诗人——我们华东师大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宋琳拟了两条墓志铭。我说，以后如果他埋在法国的话，我给他拟的墓志铭是：他很慢，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果埋在中国的话，我写的是：他是一个诗人，你要原谅他。

我在想，我该给自己拟什么样的墓志铭呢？大概就是“他是一个诗人，你要原谅他”这一类的吧！

今天，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当下，思考未来，思考我们的心灵世界，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大家聚在一起，也是为了互相得到启迪。王丽琴说，我们这里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专家与受训者的关系。我们是在寻找一条我们自己的路，这条路由我们自己来命名，由我们自己来走。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从体制回到民间，从集体回到个人，从宰制挣脱出来，赢得自由的路。对于一些老师来说，这条路也是一条慈悲之路、仁爱之路、温暖之路、欢喜之路，这几天，我们都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之中。比如，昨天陈家琪老师作报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温暖，其中有一个原因，他是我一生的老师——黄克剑先生的同学，他是跟黄老师一起生活过的人。王丽琴找到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里面就有一张陈家琪、易中天、黄克剑三个人的合照。我还有一个很美妙的发现，黄克剑老师现在的样子比年轻时要帅很多，那种慈祥、睿智、丰富、高贵，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今天，王丽琴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推荐了《里尔克读本》。市面上有很多里尔克的读本，我推荐的是冯至和绿原为主翻译的版本。里尔克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说过这么一件美妙的事，他见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亲眼见过歌德，他深情地凝视着老太太的眼睛，因为那是一双见过歌德的眼睛啊！这样的感叹只有有着那种丰富的历史感与文化体验的人才能发出，他才会从那一双普通人的眼睛中看出它们因为见过歌德而变得那么不平凡。我昨天也有类似的体验，但我不敢跟陈家琪老师说。其

实，任何一个你心仪的、你爱慕的、你敬重的、你敬仰的、你追随的人，从他身边的人身上，因为那个人的光泽，你都会得到一种美妙的情感投射。所以，我们听的某一些声音，就不仅仅是那个旁边人的声音，你还会从他的声音里面，发现有其他的回响，那种精神性的奇特的回响。这是我昨天的一个感受。

去年年底，我们在苏州有一个研讨会，有朋友问我：你觉得刘备身上最大的才能是什么？很多人都说刘备很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我说，刘备身上最厉害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自我定义的人。他是一个卖席子的底层商人，但是，他把自己定义为中山靖王之后，他就变成了刘皇叔，他就具有了合法性。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合法性，思想的纯洁性，这是至关重要的。凌宗伟也是一个会自我定义的人，在他身上，可能最可贵的就是，他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倾听内心渴望的声音，所以，他遇到我的时候，他是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于是，他就把我某一些声音放大了，于是某一些声音变得神奇了，某一些声音变得慈祥了、柔软了，某一些声音就能够贴着地面飞翔了。最后，他成就的是自己的格局。

我有一次在河南，跟一群小学生上《丑小鸭》。在这之前，一位名师上了一堂“堪称完美”的课。用很体制化的评价来说，就是这节课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回响的余地都没有。当地的一个教研员说：张老师，你再上一节吧！我说：我从来没有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过课。他说：你就试试吧。我怎么上呢？我又不是字正腔圆，又不是身材曼妙，又不是声音悦耳，又不是循循善诱，这些都不是，但我有一个才能，我比较善于让孩子们问问题。孩子们问了五花八门的问题，问了一些哪怕安徒生在世也回答不出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把它上升为某种教育的隐喻。孩子们问：丑小鸭变成天鹅以后，它是怎么发现自己变成天鹅的？怎么发现的呢？它先是在湖边见过天鹅飞翔的身影——就像吴国珍老师在她家后面的公园，看到过鸟群一样——所以，它就知道那是天

鹅，有一天，它飞起来了，它从清澈的湖面上，从自己的倒影中辨别出了、自我确认了它自己也是一只天鹅。我后来的思考就是：老师要做一个清澈的湖面，如果你是浑浊的湖面的话，一百只一万只天鹅飞过去，都无法映照出来。我也愿意做清澈的湖面，映照出凌宗伟这只有点肥胖的天鹅，哗啦哗啦地就从天上飞了过去。

在任何一个思想的共同体、精神的共同体中，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湖面，彼此都希望能够成为在湖面上映出倒影的那只天鹅。所以，像这样的研修、讨论、分享的平台，不再属于权威，它更像刘再复先生说的：谁走在我的前面，谁就是我的老师。我们这样的 AA 制的活动，除了共同承担某种责任以外，更为重要的是，AA 制是平等分享的、彼此敞开的，然后在这样的一种分享过程中，既是去追慕伟大事物的魅力，又是在追慕过程中去发现伟大的事物，这恰恰是这一类的活动最大的魅力所在。昨天上午，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甚至都舍不得上厕所，直到跟身体作了一番短暂的斗争以后，我才说，我要去上洗手间了，不去不行了。如果我们的社会、学校经常有这样的聚会，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起来。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教师的‘微革命’”，一共 15 条。

昨天，陈家琪老师说，我们要重新审视词，重新审视词语、句子、文本，也就是要重新使得某一些词能够变得纯洁起来，使这些词回到它的丰富的、健康的“矿”里面去。所以，我们用词、写文章，都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今天，刘发建说到鲁迅的时候，我在台下想，鲁迅更大的魅力所在可能是他的语言，它超越了他的思想所在，他毕竟是文学家，他是有巨大的想象力和巨大的语言使用能力的一个人。你可以把那些革命、意识形态通通忘掉。读一读他的句子，读一读他的《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特别要用丁慈矿的这种方式，反复地读，“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读着读着，就会产生一种快乐感来，太好玩了，太风趣了，太调侃人了。特别是你在这种孤独、寂寥

的处境里面，如果你看到外面只有一棵树的时候，你也会说，外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另外一棵是那一棵枣树的影子，于是就有两棵树。就像我形容我们以前做的24小时跨年诗会，到了深夜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朗读，有一个人在倾听，那个朗读的人就是倾听的人。这种语言的变化，就会带来阅读的快乐，带来心境的改善，对场景的描述，就超越了场景本身的意味。比如说，他有时候孤苦，有时候乏味，有时候沮丧，有时候愤怒，他就不是那种粗鄙的、狭隘的、低俗的愤怒，情绪本身就有了一种丰富、多元的美感，有了值得回味之处。所以，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里尔克呢？里尔克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值得回味的。美到精致啊！今天刘发建说鲁迅先生擅长写情书，我不认为，他情书写得太少了，太单调了，你要看里尔克写的情书，那才叫可怕。几乎欧洲年轻的贵妇人都崇拜他，愿意为他付出所有的一切。太神奇了，他死得也奇怪，他在花园里被一棵玫瑰的刺刺伤了，手指化脓，得了败血症，死掉了。死在玫瑰丛中。像这样的书，要随身带着，随时想着去读一行，读一段，读一篇。我刚才跟我们一位志愿者说，我实在太喜欢里尔克了，我家里有无数版本的里尔克，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我真想再要一本。她很仁慈地说，这是可以的。我说，我等会儿拿我女儿的一本书跟你交换。

我们谈到“微革命”，它一定是面向我们自我的革命，面向我们内心，面向我们思想，面向我们精神，面向我们生活，面向我们行动的革命，这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存在的革命”。存在的革命，它不是以强硬的、粗陋的、恐怖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为革命的对象，它不是对抗的，不是暴力的，不是复仇的，不是摧枯拉朽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它是另一个，它是另一类，它是一种新的生活，它是一种新的形态，它是一种新的语言，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新的书写、一种新的词汇，它有时候说不，有时候保持沉默，有时候走开，有时候另起炉灶。

这样面向自我的革命，无论在哪里，都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在丁慈矿老师的生活中已经发生了，在刘发建老师身上已经发生了。要是在一个开明的年代，他们都是大学教授了，他们的学养，他们的专著，他们的敬业和执着，完全配得上做一名大学教授。但是，做小学老师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也可能今天的小学更需要他们。

前不久，我跟我一个朋友余岱宗教授说，我们现在都把目光放在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上，其实我们大学教授更应当忏悔，如果我们大学里面没有学术的尊严，没有对学术的敬畏，没有对学术的献身精神，没有从学术中分享到人生的炽热，没有在课堂中传播过思想与激情，那些走出校园的人，靠什么力量，跟这种强硬的、坚固无比的“墙”对峙呢？在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都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堡垒，所以，与其说我们中小学堕落了，不如说，大学罪孽深重。你们说，哪一个大学不做课题呢？不从体制里面获得荣耀与金钱呢？不在权贵面前阿谀奉承呢？当然也有“不”，但少之又少。

所以，我这里所说的“微革命”，其实更重要的，不是把我们自己的火种播在别人的心田，而是守住我们内心的火种，播在我们的心田，让这样的信念，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彼此心灵的呼应，变成一种活水，变成一种流动的状态，变成一种活性的状态——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跟别人分享教育的好。

前两天，我跟雷祯孝老师一起从华东师大过来，遇到两个乞丐。我对乞丐有一个观点：世界上没有假的乞丐，所有乞丐都是真的。因为乞丐是道德破产的人，只要他当乞丐就是真乞丐。——这是插笔啊！——雷老师那天走到门口说要去换一些硬币，他的朋友问，为什么要换硬币呢？他说，张老师一路走来，看见乞讨的人，都给他一块硬币。雷老师说他觉得我的这个方式是比较慈祥、比较友善的。我们也要把教育的比较慈祥、比较友善、比较光明的方面传递给更多的人。可能在这个时代，需要

有更多更为干净一点的人，去传递更为健康的力量。这就是我要说的“微革命”。

我的“微革命”15条。（我很怕讲着讲着我会讲到六点，后面黄建初老师就要生气了，大家就要饿着肚子听我讲。我要克制，克制也是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讲课的时候，经常“漫山遍野”地讲下去了，开场白比正文还长。还有一个就是，像林语堂说的，好文章从来都是离题的。在俄罗斯文学里面，普希金开创的一个特色，叫作“抒情的插笔”，比如说，写小说，写着写着，就插笔插到别处去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体制里，一定会把这个多余的话剪掉，但它们保留下来了，称之为“抒情的插笔”。所谓“抒情的插笔”，就是作者当时起兴，随机的、随势的一种议论。今天上午给几位老师的时间太短，所以插笔的机会会少一些，如果给他们的时间长，一定会有很精彩的插笔。插笔都是到了某个地方才会出现的，不是他事先准备好的。可能他早有准备，但是不一定想讲。或者是，那个时候灵感突然冒一下，他就讲出来了。这样的插笔特别有现场感，有趣味性。好，我开始讲我的15条了。）

第一，一定要关注时局，议论时事。

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朝向更美好变革的某一个特殊阶段，作为一个教师，他一定是思想的引领者、人生道路的启迪者，同时又是自我生命与精神的变革者，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今天这个世界变化的方式、变化的速度、变化的空间，是我们以前根本无法体验的。埃德加·莫兰所说的“复杂性”在这个时代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面对任何事情，都不能轻易作判断。比如说，斯诺登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一个落地地，就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为什么俄罗斯最后采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斯诺登，也很难说清楚。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俄罗斯虽然衰弱了，但它仍然像一个帝国，有一个帝国的强硬的面孔。我说这是一方面，我可能更愿意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普京在美国没有账户，普京也没有